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六五六號
地址：興縣西山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預定明年報紙

（一）本報發行除供應陝甘寧晉綏邊區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團體部隊學校工廠及區連級以上幹部訂閱外，目前更應重視發展貧僱農及一切基本羣衆與村農會自願訂閱黨報，並設法加速鄉村傳遞工作。（二）本年預訂報紙者，均將期滿，明年發行即需預算，故請各縣郵政局務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將該地區一九四八年（前半年）所訂總份數造表寄來以便寄發。（三）各地所欠報費及預定報費（報價照舊）希一併寄付，以結手續。（四）本報直接訂戶，請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速來（寄信均可）預訂。另外各贈送、訂閱戶如寄送地址、份數有變動時，務必先通知本科並與當地郵局取得經常聯系。不另通知

本報發行科
十一月十二七日

興六區首次檢查普遍羣運

工作團在不少村莊未直接找僱貧農

群運領導權被壞人竊奪

（本報訊）據興縣六區工作團報導：普遍性的羣衆土地改革運動，已在全六區八個行政村中的三十四個自然村普遍開展起來。根據十一月十五日全六區第一次工作檢查，發現這期間羣運開展中的偏向。不少村莊的舊「幹部」舊「黨員」（其中很多是地主、惡霸、富農、狗腿子），怕僱貧農在土地改革當中自己組織起來，打垮他們統治羣衆的權威，清算他們壓迫剝削羣衆的罪行，就進行各種拉攏活動，企圖篡奪羣衆鬥爭的領導權，以壓制羣衆，維持他們的統治。有的是中農活動掌握領導權，包庇地主富農。造成這種偏向的原因，工作團要負責任。茲舉例略述如下：

第一、武家峁行政村本自然村，幾個常委「幹部」活動「鬥爭」地主富農，他們對工作團的同志說：「我們這裏貧苦農民，就是這幾個人（指舊「幹部」舊「黨員」），別的再沒有貧苦羣衆了。」西沿村的舊「幹部」，把地主扣起來之後，才叫人去找工作團同志，企圖不經過查階級評成份就鬥爭，鬥爭完畢就可以了事。圍廠行政村組織自發鬥爭的所謂舊「幹部」，都是地主富農份子（都是應該被羣衆鬥爭的對象）。另外一些竊據幹部職位的地主富農，他們自己不出頭露面，而暗中活動與自己有關係的人（其中也有部份是貧苦農民出身的人）來掌握土地改革的領導權。如鳳巷行政村幾個壞「幹部」把持利用駱家角幾個包庇地主富農的落後民兵毛買正等，打擊堅決鬥爭地主和揭露「幹部」錯誤的貧苦農民。碾坪會行政村的主要「幹部」：村長、書記、支書、合作社經理、會計五人中，四個地主、一個富農。該村常委幹部九人中，地主富農佔一半，在他們活動下，在全行政村選舉農民代表時，竟有一個「常委」，竊取了常駐委員的資格。蔡家會選舉常駐委員時，一些舊「幹部」，當場利用和自己有關係的人，暗中活動，打擊了揭發舊「幹部」錯誤的李保元，說他是「破產地主」，活動選舉了一個脫離羣衆、自私的沙莊村主任李清貴（舊黨員），出來當常駐委員，企圖叫他掌握領導權，篡逆農會臨時委員會。

另一個問題是：中農爭先掌握領導權，或影響與他有關係的僱貧農包庇地主富農，不叫僱貧農眞正抬頭。張家坪行政村寨子上自然村鬥爭中，一些中農知道鬥爭果實糧食、牛羊豬等，先儘僱貧農分，他們名下不能得到，就當場提出要吃鬥爭果實，部份僱貧農沒識破他們的陰謀，也同意了這樣做。蔡家會鬥爭初期及河于坪、黃家溝、坡上、圪台上、南吉溝等村鬥爭地主及徵收富農長餘財物不徹底，羣衆情緒不高，主要是受了中農思想的影響。

以上這兩種企圖奪取羣運領導的活動特點是：當羣衆鬥爭已起來或正在起來之時，就爭先「轟轟烈烈」的幹起來，想躲過查階級評成份和聯合鬥爭，來混水摸魚。或利用羣衆因今年收成不好，希望早日分配地主和富農長餘財物，解決目前衣食問題的要求，趁工作團工作開展較晚，落後於羣衆需要的時機，造成「轟轟烈烈」的假現象，以便曚蔽羣衆的眼睛，繼續統治貧苦羣衆。

造成這種偏向的原因是：工作團在普遍的宣傳羣衆自發運動時，沒有注意首先找僱貧農，打下僱貧農堅實的基礎。在工作開始時，如募強行政村，經過舊「幹部」才召開僱貧農大會，甚至開羣衆大會時，選舉了不稱人意的村支書當主席。武家峁自然村，舊「幹部」們聽見了工作團要來，便紛紛自動組織起來，工作團去後，沒有宣佈他們的組織是沒有真正經過羣衆選舉出來，而是「幹部」自造的，反而半依半就，承認了他們，投降（？）了他們，工作團同志思想不通，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綫，不敢放手把黨和政府交給羣衆審查處理，不敢大膽給羣衆撐腰，結果這些舊「幹部」舊「黨員」壞份子趁機取巧，繼續站在羣衆頭上。

目前興六區羣衆在各地普遍運動及報紙的鼓動下，大大提高了鬥爭情緒和信心，已開始審查改造黨和政府，清洗壞幹部壞黨員及一切混入黨內新政權內的地主富農等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蔡家會羣衆，雖一時受蒙蔽選了李清貴當常駐委員，但本村羣衆在審查黨員時，卻把他開除了黨籍。張家坪的羣衆，把常委幹部王顯保，當場綁起來，常委幹部下鄉去組織自發運動，已被羣衆綁起送交村公所。碾坪會羣衆堅決把村起這些事實，證明了羣衆覺悟與力量，日益提高壯大。

中農活動掌握領導權

包庇地主富農浪費果實

通知

晉綏日報十一月二十七日社論「爲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一文，不僅指出了晉綏黨內組織不純的嚴重性，而且概述了嚴重問題的歷史根源，及其當前對於我黨和人民事業的危險性，特別是對於以後建黨與改造一切組織提供了新的明確的基本方針，因此分局規定這篇論文爲當前幹部學習的重要文件之一，同時與少奇同志給晉綏分局同志的信一文件配合學習。所有土改工作團各機關團體與前後方一切幹部人員，必須認眞學習這兩個文件，要利用一切時間，利用各種會議時機，利用黨報工作機會及一切工作間隙進行學習討論。各機關部隊負責同志應認眞領導這一學習。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
十一月三十日

評

興縣六區羣運中發生偏向的根源在那裏？

興縣六區工作團在不少村莊如募強行政村及武家峁自然村等，沒有直接去發動僱貧農，竟「通過舊幹部」或承認舊「幹部」違反大多數僱貧農利益所組織起來的那一套非法的組織，而這些所謂舊「幹部」舊「黨員」很多是地主惡霸、富農、狗腿子，這就無異於要這些壞蛋傢伙永遠站在僱貧農頭上，維護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對於這一嚴重的情況，六區工作團沒從工作團本身的思想及成份上作深入檢查，只羅列了一些現象，說什麼「工作團思想不通，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綫」，「投降了他們」，「不敢放手把黨和政府交給羣衆審查處理，不敢大膽的給羣衆撐腰」等等。這種檢討是缺乏明確的立場或者階級觀點是極糊塗的。試問：工作團爲什麼不直接找僱貧農，而要通過所謂舊「幹部」召開僱貧農大會？爲什麼不宣佈取消那些壞傢伙所組織起來的一套非法組織，而竟予以承認呢？爲什麼還把這些混入黨內、新政權內的階級異己、投機份子、新惡霸及其他一切壞蛋看成幹部或黨員呢？爲什麼不給僱貧農撐腰呢？難道怕得罪這些所謂舊「幹部」舊「黨員」嗎？是不是工作團內部人員中，在成份上關係上就和這些人有某種聯系呢（因此便鼓勵與支持了他們起來奪取羣運的領導權）？工作團的負責同志，首先對此應引起警惕，有的工作團配備工作人員，是「本地幹部回本村工作」，因此工作團內部的某些人，即便不是主動的有意的去找舊「幹部」舊「黨員」，但他們一見老相識們來了，也會大起膽子來鑽空子的，這一情況，亦應引起嚴重注意的。

總之，六區工作團負責同志必須警惕和重視這些情況，首先必須從工作團人員的思想上成份上深入進行檢查，必須有明確堅定的僱貧農立場，堅決拋開所謂舊「幹部」舊「黨員」，並堅決執行告農民書中所規定的：羣衆（主要是僱貧農）「有權審查一切組織和幹部」的方針，貫徹本報「爲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社論的精神，把那些所謂舊「幹部」舊「黨員」竊取羣運領導權的一切活動打垮。

其次，僱貧農是領導者，中農是被領導者，中農要跟僱貧農走，必須充分發動僱貧農，使其形成核心與骨幹，形成力量。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中農爭取領導權的一切企圖與傾向。而僱貧農是會把中農團結起來，使其接受僱貧農的領導，中農將必然走了富農路綫，其結果是：清算不能徹底，分配不合理，徹底平分土地的方針不能貫徹，不能徹底消滅封建，貧苦農民不能翻身，黨和政權的一切組織不能得到改造。

西北財經辦事處通知

農幣爲西北解放區本位幣

陝甘寧流通券爲輔幣河東河西一律通用

（本報訊）爲統一陝甘寧晉綏邊區的金融貨幣，西北局已確定以西北農民銀行發行之農幣爲西北解放區之本位幣，而以陝甘寧貿易公司發行之流通券作爲輔幣。西北財經辦事處於十一月十二日發行通知，規定：

（一）河西流通之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與河東流通之西北農民銀行的農幣，其比價定爲參幣壹元換農幣壹元，准其互相流通，不得拒用。

（二）貿易公司、銀行及一切公私營業機關商店，凡一切記賬講價、清理債務等，今後均應以農幣爲本位，逐漸推行到羣衆中去。

我山陰地方武裝與羊圈頭羣衆

擊潰進犯敵一千五

斃傷敵連長以下六十餘名

（新華社晉綏二十六日電）十一月五日拂曉，興縣閻匪三個營，配合「還鄉團」、「復仇隊」、「黑殺隊」等特務武裝，共千五百餘，向我山陰羊圈頭一帶進犯，在敵人進至羊圈頭村時，我地方武裝協同該村羣衆民兵固守該村抗擊，敵分兩路進犯，並以迫擊砲向我陣地猛撲數次，均被我軍民英勇打退。激戰五小時，敵潰退。斃傷敵連長以下六十餘名。（鄧斌）

本局在晉綏各級貿易公司（各地叫商店）爲工作而寄的一……，和部隊系統領導下的工廠、學校、醫院的……

十一月二十六日

1

興縣石盤頭貧僱農
劃分硝場組織熬硝
熬一池硝一人能賺三升米

（本報訊）興縣二區石盤頭自然村貧僱農積極熬硝生產。該村接獲縣府組織熬硝通知，並說明貿易公司保證收硝後，貧僱農們立即找對象，醞釀組織，並經農會研究後，抽出一部份鬥爭果實（農幣），又向貿易公司預支一部份硝價，當即有十五戶貧僱農和四戶中農，組成四個組熬硝。在掃硝土中，發生硝場爭執，如石盤頭羣衆到西關去掃，西關羣衆到西崖塔尖掃，大家都走了遠路，而且經常發生糾紛。後經羣衆研究，確定以組為單位，劃分硝場，問題得到解決。牛旱來一組因人多（十一戶）估不住，又從底翠內抽出一部份錢買糧磨麵，據他們的計劃，磨麵能賺出十一個人的吃用，熬出的硝就是淨賺的。根據貧僱農的研究，熬一池硝（裝二十來担土的池子）需炭二百斤、好礬二兩、油四兩，合計八萬五千元，能出十二三斤硝，可賣二十九萬元，除開支外就能賺二十來萬，連掃土帶熬得七個半人工，每個工就能賺三升多米。貧農牛侯毛、田之榮等說：「熬上一冬硝，一家三五口人吃的就不成問題，公家有了硝，又能做子彈打蔣介石，真是公私都好」。（國英）

崗嵐後長柳抽出地、富耕牛
幫助貧僱農冬季生產
借給冬衣牲畜，跑運輸編山貨

（崗嵐訊）三區後長柳村有三十戶人家，地主二戶、富農四戶、中農五戶、貧農十九戶，有驢三頭、牛十七條，生活很是貧困，除地主富農六戶外，有一戶中農今年秋才縫了一床被子，其餘二十三戶連一床被子都沒有，白天穿茜晚上就是蓋茜。貧僱農今年收的糧食只夠今冬吃，有三戶今冬就不夠吃。根據這種實際情況，「告農民書」宣傳後就發動他們鬧冬季生產，本月十一日晚召集貧僱農開會討論，貧農杜有福說：「我去年冬季編籮頭[?]馱就賺了三石米（民斗），可是頂了大事啦！」張二板漢說：「今年天年不好，收成不大，冬裏把糧食吃盡了，明年人沒吃的，地沒種的，才要受困難哩，咱們還是要早準備，能做甚的就鬧甚，大小鬧個生產，總能滾出個吃的來，牲口閒下也要吃哩，只要賺下一斗糧，明春也能頂一陣！」經大家討論後，杜有福等五人組織編山貨，計劃賺出冬糧，其餘十四戶有牲口十六頭，組織默炭換麻籸，李應小（移民）、岳增瑞（退伍軍人）沒有牲口，就把地主富農牛驢四頭抽出來借給他們跑運輸，計劃除盤費外每頭牲口每日可賺麻籸五斤，按兩月計可賺麻籸三百斤，能夠解決明年春耕的牛料。李應小、韓占奎、張二板漢三戶（共十二口人），大人娃娃都是穿着爛布衫，凍的不能出門鬧生產，經大家討論，決定把農會存的衣服借給李應小衣服五件、鞋一雙，韓占奎二件，張二板漢三件。經解決衣服和牲口之後，現已開始冬季生產。（高明、袁平、序和）

退伍軍人李金坡劉富榮
舞刀動棍詐騙羣衆
通風報信庇護地主
——坡底等村羣衆鬥爭後押送政府——

（五寨訊）一區坡底村羣衆，鬥爭為非作惡的「退伍軍人」李金坡、劉富榮。按李金坡二十七歲，河北肅縣人（家庭成份不明），去年九月初到坡底村，來時帶着毛驢，搬着女人，他頭戴禮帽，身穿新軍衣，冒充「營長」（有一張二等殘廢証，另拿張志祥退伍證一張），向羣衆說：「政府已打來電話，叫我們到你村休息幾天，我們的隊伍在後邊。」並咋唬村主任要找漂亮房子，找傢具與草。過了一個月，女人和他鬧離婚到政府打官司，羣衆才知道他是「退伍軍人」。在村裏住下後，中農張殿魁同他夥做買賣，說好賺下錢兩人分，錢賬都由他管，結果張沒賺上錢，連本錢也要不上，有次問他要錢，他破口大罵：「他媽的，老子沒錢，不給你，你能把我怎！」他找不到鐵鍬，就罵張殿魁：「老子的鐵鍬尋不上，燒了你的房子！」嚇得張連錢也不敢要了。他住在富農郭元魁家，和郭的女兒勾姦上嫁了他。為抗拒羣衆清算他岳父，給隱藏東西。農會幹事郭三潤（中農）在會上提出這事，被他聽見，就罵：「他媽的，農會幹事報告我啦，拿兩顆手榴彈炸死他全家，我騎馬走呀！」給他分下五垧好地，貸了籽子，他還說賴。自己不勞動，僱上貧農郭全小伴種，郭全小問他要工錢，沒要上還叫他綑了一綑，嚇得再不敢要了。他僱人種西瓜，長得不好，硬說羣衆偷了他二百多顆西瓜。拿上切菜刀威脅村幹部：「他媽的，你們給老子找，找不見，老子把你們村的西瓜全下了！」他強迫村幹部引上他到各家搜了半夜，沒搜上，他說：「以後誰要到我瓜地，罰十五塊白洋！」貧農田三寶給他蘿蔔籽，天旱沒上來，問他要錢，他說：「他媽的，你賣得壞籽子，還要錢！」他喝醉酒，提上鐵鍬串各家，打人罵人，往井裏丟大石頭，羣衆說他：「和過去的日本人一樣樣！」另一個退伍軍人叫劉富榮（河北河間人，是個地主，來時沒有退伍證。）他和李金坡勾結一起，冒充「排長」，他拉上李金坡的馬，想去誰家地裏吃莊稼就去了，想砍誰家樹枝就砍了，羣衆不敢吭氣。這次工作團到該村給羣衆讀告農民書，扣起地主，劉即給地主通風報信。他知道羣衆要搞地主郭羊小兒子的財產，就一字不漏的告訴給郭羊小的媽。羣衆封存了地主的財物，他私自打開封皮，給地主倒東西，後被羣衆發覺才沒倒成。羣衆對他們這種行為，異常痛恨，於是中朔、坡底兩村羣衆，開了個聯合鬥爭會，向他倆人進行鬥爭，將他們借欠羣衆的東西，全部清還，其家產交農會，並將他倆暫送政府。（因他們過去在嵐縣做買賣，欺壓過羣衆，等調查清楚再一併處理。）（苗混）

單家莊農會會員
幫僱工原來福娶親

（新華社晉西南廿五日電）汾城單家莊鬥爭地主惡霸劉勝利後，全體農會會員幫助僱工原來福娶媳婦。原來福今年二十三歲，父母早亡，小時學唱戲，二十歲上給地主當長工，直到現在，一年到頭，少吃沒穿。此次土地改革中，給他分了七畝半最好的地、六間房、半頭牛、一石麥、四斗秋糧和好多件皮襖衣服。因他孤獨一人，無助手，分得果實後，想要娶媳婦，農會會員們都同意幫助他建立家務，抽出鬥爭果實四十萬元、一石麥子，另給了他一套綢緞衣服和被子及手飾。十一月十七日，民兵們敲鑼打鼓的，把新媳婦引回村來，農會會員們幫助做飯招待親朋，來福穿着新衣服非常高興。現該村農會正托人到各村調訊，並留下十幾石麥子，計劃再幫村裏僱工原秋娃和兩個貧農每人都娶個媳婦。（芸生）

賀總與李家灣農民代表
開清洗白連峯聯合大會
白連峯流氓手段拒絕機關審查
經大會鬥爭控訴後扣送公安局

（本報訊）賀易總公司與李家灣農會代表召開聯合大會，清洗貿易局白文商店經理白連峯。白是興縣三區曹家坡的地主惡霸，晉西事變前，當過閻匪防共保衛團長及李家灣村村長。在當村長時，仗勢欺人，村貧農李拖弟一次因病不能給閻匪抬傷兵，被白某以「違抗命令」之罪名，嚴刑拷打，幾乎打死。事變時，白某逃避羣衆清算，隱蔽於陰家溝村，不久即通過其三弟白如珍給當地工人游擊隊長任全海（任係流氓惡霸，已被清洗）賄賂白洋六十元、麥子六七斗，鑽進了工人游擊隊當文書，接着又通過任某混進了共產黨。白某混進革命陣營後，為了不隱蔽其原來面目，將成份隱瞞為中農，並隱瞞了秋林受閻匪訓練和參加「同志會」的一段歷史，工作上偽裝積極，遂提拔為三地委機關秘書，四三年機關生產時，貪污了將近一百元白洋。後調任白文貿易局商店經理後，就明目張膽的搞起鬼來了。白某包庇地主和奸商人員子弟躲兵，將他的兒子、兄弟和親戚等四人拉進商店，為了包庇外甥趙應兒曾將一個在商店工作的貧苦農民子弟辭退，當村裏派上民兵來抓趙應兒時，他反將民兵駡跑了一頓。其親屬白永祿、白孝增等在他包庇下，營業稅和斗佣都免了，奸偽地主杜滿成、奸商李時茂也假借他的名義，拒服抗勤。他又重用離石大地主張開昌為營業部負責人，進行走私販賣違禁物品，四六年上級將張某開除了，他很不滿，而對貧苦出身的同志，則以惡語譏罵，污辱他們為「木牛流馬」，「吃的米麵不如餵了狗」。四六年冬上級指示壓低布價，穩定金融，給白文商店發去二十捆布，但白某私將整捆布賣給大奸商崔紀樹、索逢時等，結果更抬高了布價。留下少許壞布，就賣給貧苦羣衆，一次一個同志將半疋好布賣給貧農，反遭白某的責備。買賣糧食時，用大斗入，小斗出，剝削羣衆，從中貪污。在這次審查中，白某繼續隱瞞成份及其罪惡行為，並以各種流氓手段拒絕審查。最後才決定召開總公司和李家灣農會代表的聯合大會，控訴白連峯，在會上被白拷打過的李家灣貧農李拖弟向他質問，貧農牛早來又揭露他過去欺壓羣衆的各種罪惡。當場羣衆決定將其開除黨籍，清洗出革命陣營，並交公安機關審訊後，交曹家坡和李家灣羣衆處理。（馬云、劉仁）

洪趙陳村農民
公祭犧牲民兵劉五斤
誓消滅地主階級為烈士復仇

（洪趙訊）一區陳村在土地改革中，因民兵姜保三看守地主不小心，走火打死民兵隊員劉五斤同志（僱工）（劉五斤同志歷史詳見本日副刊）。今年四月間陳村開展反奸霸鬥爭中，五斤同志積極參加了民兵，分得了土地，擺脫了地主的壓迫。這次陳村土地改革中，卻不幸於本月四日因民兵姜保三槍走火犧牲。犧牲後全村的僱貧農選出了農會常委陳柴保等人辦理治喪事項，為五斤同志籌買棺材衣服；於十月八日全村僱貧中農及工作團等百餘人齊集靈堂祭奠，卅個僱貧農自動報名抬棺柩送回老家登臨村。並開了追悼大會，貧農郭有集合了一班吹鼓手送靈。追悼大會上工作團代表報告了五斤同志的歷史及死的經過後，並號召全村僱貧中農團結起來徹底消滅地主階級為五斤同志報仇。農會主席老婆及僱工王玉桂披麻帶孝送靈到村外，失火打死五斤的民兵姜保三也披麻帶孝拉靈送到村外。經羣衆大會審查，姜保三是無意失火打死五斤，除補助五斤死後的開支外，並當場找保釋放，在土地改革中繼續考查，現在全村農民正提出了徹底消滅地主階級，為五斤同志報仇。僱工劉秋佐在訴苦大會上提出：「沒有你們這些壓迫人的地主階級，五斤小弟弟就不會死的，我們一定要消滅地主階級！」（零克、仰明）

惡霸富農張二柱
區上當成「好幹部」
閻家溝羣衆進行了清算

（河曲訊）二區閻家溝男女百餘羣衆鬥爭富農惡霸張二柱。張某是行政村農會副秘書，家庭是封建富農，他則一貫隱瞞為中農，工作中向來投機買好，被區上當成「好幹部」。今年二月區幹部高天星未經小組會研究，私自把他發展成黨員，指定為小組長，引起全體黨員極大不滿。四四年他把羣衆集股合作社的十一萬股金，全部大吃二喝揮霍了，還借上村公所名義調劑下土地，他自己全種上，中農武二滿說了句不滿意的話，他就給戴上惡霸帽子。他短下貧農武二長的硫磺錢，拖欠不交，還說武二長是特務。四五年大反攻參軍中，他先投機報了名，臨走時卻裝死不去，並把他二叔父兩個兒子打發到口外躲兵。該村羣衆幾次要求清算他，都因領導上不積極撐腰而消沉下去。此次羣衆讀告農民書後，再次醞釀鬥爭，張某乘機偷逃，不久即被偏關民兵扣押回村，羣衆人爭先訴苦，當場撤去幹部職，並開除黨籍，共計清算出白洋一百二十四元、白布五疋、毛毯一頂、衣服十九件、雜糧一石五斗。（孟廣昭）

神林溝分隊長梁世元
拿出地主寄存財物

（離石訊）六區神林溝讀告農民書後，分隊長梁世元自動說出他家保存着地主馮自珍的東西，但他還害怕馮自珍將來不答應，後經大家給他說清楚，在他家倒出白洋二百八十六元、小元寶一個、四絲褲三個、珍珠九十顆，全部交了農會，現買成小米八大石保存起來，準備作明年春耕時口糧種籽的抵墊。（張恩義、王秉法）

讀者來信

對保德郵局的意見

編者同志：

我本月五日從保四區檜樹里寄報社的稿件，六號就由團部交到三區區公所，九號我到三區，該稿件仍未寄出。我詢問區上同志，據說郵工不在了。我又問：郵路到興縣如何走？回答是由三區先送到東關（向北），再由東關經四區林遮峪到興縣（向南）。我又問：由三區送到林遮峪再由林遮峪直達興縣不是很快嗎（因報紙是走這條路綫，故很快）？回答是：可是可以，快也快，但以前規定一定要經縣局。我想，由三區到東關的時間（兩天）與三區送到興縣的時間（兩天）一樣，一定要繞這樣一個大彎，很不必要，難怪每次興縣寄保三區的信件，至少要八天，而報紙卻只隔兩天。我希望保德郵局，注意改進業務，使郵遞工作能趕上今天土地改革的要求，官僚主義與老一套的陳腐作風，必須很深入的檢查才對。（保德工作團白冷）

豫鄂陝及東北我軍
再克南召魯山梨樹

（新華社豫鄂陝前綫二十八日電）東綫解放軍二十一日再克南召城，將記縣府南召聯防隊兩個連及南陽保安團一個連等悉數被殲，計斃傷敵五十餘，生俘二百七十餘，繳獲機槍二十挺、長短槍二百零一支、電台一部及其他軍用品一部。該城係本月四日爲我解放，十七日被蔣匪軍侵陷。又電：東綫另一部解放軍，於二十三日第二次收復魯山縣城，守敵聞風南逃。

（新華社東北前綫二十八日電）民主聯軍鐵騎一部，二十四日再度克復四平以北四十餘里之梨樹縣城，守敵蔣匪保安隊百餘人倉惶逃竄。該城係十月一日爲我收復，十一月二日爲蔣匪侵佔。

法各業工人開始總罷工
二百萬人捲入大工潮

（巴黎消息）全法罷工浪潮繼續急劇高漲，各業工人均開始總罷工，截至二十六日止，「罷工浪潮捲入的人數激增至二百萬」（合衆社）。鐵路工人工會之六十萬會員已全部舉行罷工，各地車站立即爲罷工者所控制，使全國鐵路交通完全停頓。長途汽車司機亦定於二十六日總罷工，這將使擁有現代交通工具的法國，退回全森步行的落後狀態，並使巴黎及其他許多城市的糧食供應遭到嚴重威脅。碼頭工人的罷工，使巴黎、南特、瑟堡、勒佛爾等各港口的貨物堆積如山。煤礦工人的全國性罷工正在深入，建築工人工會全國委員會及化學工人工會委員會亦開會討論總罷工問題。此外局部性罷工亦不斷發展。巴黎煤氣與糧食工人已停工，郵工佔領了郵政總局，關閉了六個分局。一切小學都停課，廿種法文報紙受罷工影響，二十五日起改出兩版。澎湃的大工潮，使法國反動當局大爲焦急，新上台的舒曼，整日召開閣議，商謀挽救之策，一方面仍繼續增調軍警施行鎮壓和「穩定形勢」。另一方面則採取緩兵之計，企圖以暫時之部份「讓步」，以爭取時間，作進一步彈壓之準備。舒曼於二十六日答應工人的一部份要求，增加臨時家庭津貼，改善糧食配給等，並威脅工人「必須立即復工」，但此舉均遭受十八個工會（包括金屬、建築、煤礦、鐵路、郵政、紡織、糧食、港口運輸等工會）的聯合駁斥，全國各工會已於二十六晚發表決定，呼籲工人進一步加強其行動。

意反法西斯運動深入
南部二百五十萬人罷工
北部工人要求廣泛管制工業

（各方訊）意勞動人民反法西斯運動進一步擴大與深入。據塔斯社廿四日電：整個南方罷工人數已達二百五十萬，在大關多、馬特拉、阿蒲里亞等省情勢特別緊張。巴利（阿蒲里亞省府）附近之比杜多人民，二十一日舉行示威遊行時，因法西斯惡棍向隊伍拋擲手榴彈，該城居民怒不可遏，乃衝破警察之鎮壓，進攻並搗毀基督教民主黨及保皇法西斯組織的地方支部，並予以焚燬，警察被迫躲入房內。自巴利乘卡車調來增援的警察，途中爲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支隊追擊，被迫後退，並有數名警察受傷。另一增援的摩托化部隊，祇在入晚方能進入城內。在阿蒲里亞的格拉溫，基督教民主黨地主在他的住宅內，向示威農民開火，擊斃共產黨幹部一人。當地人民對這些挑釁行爲，立刻採取行動，並運走地主的財產。反對法西斯及反動份子的鬥爭，在北意更深入的展開。熱那亞碼頭工人工會頒宣佈：「爲了表示與法國工人的團結，從法國任何港口抵熱那亞的船隻，我們不再爲其卸貨。」工人管理生產委員會七千工人的代表（其中有穿着舊時山地作戰軍服的游擊隊員），廿三日在米蘭召開大會，提出工人廣泛管制工業的要求，號召一切民主力量團結在爲和平及自由的廣大民主陣綫中，以「實行意大利社會主義機構的深刻的改革」。大會敦促工人委員會「在省縣議會及全國範圍中，與反動派展開最有效的行動。」意共領袖之一隆哥在會上警告加斯貝利說：「工人管理生產委員會的要求必須執行」。「與會的成千成萬工人，在斥責政府及右翼勞工領袖中，表現了顯著的一致」。據說實行工人管制工業的要求，將……性」（合衆社電）

我平西冀西地方部隊
再破擊平保間鐵路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八日電）遲到消息：我平西冀西地方部隊，於本月六日至十二日，再次連續破擊平保間鐵路，並先後攻克長辛店西之臥龍崗、立元莊及昌平南之橫橋、淶水城東南之白焰、高樓等五據點，斃傷匪一百三十餘人，破除平漢路三十餘里，毀橋樑六座，碉堡十九座，蔣匪平保交通已完全割斷。

向我投誠之日人供認
閻賊留用五千日寇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八日電）閻軍四十九師第一團上尉軍醫日人露木淸作於日前由壽陽經榆次投奔解放區，向我投誠。露木服務於日本山西派遣軍，編入閻軍後，改名爲陸謨消。露木供稱已對閻匪勾結日寇狼狽爲奸以及敵寇戰爭罪犯故意延不返國，在美蔣授意下，協助閻匪進行內戰殘害人民之罪行，提供如下鐵證。據稱：閻匪留用之日軍日人共約五千左右，連同日人家屬，則約七八千，原被閻匪編爲九個保安大隊，其中七、八、九三個大隊駐大同，其餘駐太原周圍與正太綫，今年五月正太戰役前後，閻匪深感機動兵力缺乏，又將此日軍保安隊改編爲野戰軍大隊，改稱團，除大同三個大隊不在內與五月被我晉察冀解放軍殲滅之陽泉第五大隊外，爲五個團，合稱「四一七三部隊」，相當於一個師的建制，指揮官爲上野少將，一團團長爲小田桐上校，二團爲井上上校，三團爲長富上校，四團爲古屋上校，六團爲布川上校，除各團直屬隊少部或一部爲日人外，團的戰鬥兵大部爲日兵各三四百人，日兵皆按下級軍官待遇。此外，閻匪正規軍事訓練機關、經濟部門與特務機關中，均有大批日人。閻軍中之日人，多擔任教練官或指揮官之副職，如四九師中除露木本人外，師部尚有富吉中校參謀與旅吉、黑岩、松依千郎、千葉四教練官等五人。現太原西山炭礦有訓練團，訓練閻軍軍官參謀作戰指揮等業務，由元泉中將負責。另有訓練班，訓練新兵，機甲隊專訓練坦克與鐵甲車，汽車駕駛兵則由赤星少將負責。閻僞之西北實業公司，也留用日軍技士甚衆，並一律按原階級加三級待遇。

一週戰況
（二十日至二十六日）

豫鄂陝解放軍繼續發展攻勢，深入豫西南及陝南腹心地區。東綫我軍於十五日克南陽西北之蔣匪重要據點安皋鎮，十七日克鎮平，十九日克平漢路以西之泌陽，二十日再克南陽東南之唐河，至此，豫西南廣大地區獲得解放，南陽已處於三面包圍中。西綫我軍於十一日克陝南山陽，十七日繼續西進，攻克西安以南二百里之鎮安，同日再克要衝盧氏縣城。豫西南及陝南腹心區，蔣匪兵力空虛，士氣極爲低落，我軍所至，蔣匪非逃即俘。

蘇魯豫皖解放軍於十八日晚續克徐州西北之沛縣，十九日克魯西南魚台，全殲魚台守敵七百餘。是日下午，金鄉敵七十師殘部兩個營及保安團一部出援，亦遭全殲，俘六百餘。此次隴海大破擊戰役，我十天內共克碭山、虞城、夏邑、民權、蕭縣、鉅野、嘉祥、沛縣、魚台等九城，隴海徐（州）蘭（封）間車站十三處，津浦路徐州以南車站四處，殲敵一萬一千餘（魚台之役未統計在內），澈底破壞隴海路三百八十里，津浦路三十里，完全斬斷蔣匪重要交通東西動脈，大大暴露了蔣匪戰略中心城市，隨時有被解放軍攻擊的危險，因而迫使蔣匪棄已佔據並已處於被動的機動兵力，更加猶上防守戰略城市的重大包袱，造成解放軍更加大量殲滅蔣匪的優越條件。

華東魯南解放軍配合隴海破擊戰，在徐州東北發動攻勢，於十七日克邳縣與棗莊，控制臨（城）台（兒莊）支綫鐵路百餘里，十八日攻克嶧縣，至此，蔣匪戰略要地徐州之東北防禦及隴海路東段，亦已遭受我嚴重威脅。膠濟綫上，解放軍於二十一日克膠縣，現西起濰縣東之坊子，東起膠縣東之沽河，二百餘華里鐵路，除高密孤城外，已全部再爲我控制。威海衛市我軍堅持三十八天，殲敵千餘，光榮完成任務，於十七日主動轉移。渤海我軍十四日一度攻入壽光，俘敵四百餘。

華東各地地方武裝與民兵游擊隊，則益趨活躍，戰績卓著，恢復廣大地區，迫使蔣匪困守孤立點綫。

魯中區於一日至十四日，掃蕩新（泰）汶（口）路蔣匪，共殲敵一千三百餘。另部我地方武裝於上月掃清膠濟路南淄川、益都之蔣偽，並一度攻入益都。濱海區一月來連克臨沂以東之夏口、東沙等十餘據點，收復村鎮四百餘處，殲敵一千三百餘，創造敵我傷亡一百二十五比一之新紀錄。膠東區萊陽、濰縣之敵，被我壓縮於點綫，八日，蓬萊敵六百出城搶糧，即被殲三百。蘇中通海地區，九日我克南通以北之劉橋鎮，直逼南通。

晉冀魯豫：晉南解放軍二十一日全部擊潰自平陸渡河北援運城之蔣匪第一旅、第二十八旅等萬餘人，斃傷俘敵團長以下三千七百餘。一月來，我圍城部隊即掃清敵外圍七個堡壘群，並殲守敵共二千餘人。北綫方面，我正加緊圍困石家莊以南之元氏孤城。閻匪對榆次太谷解放區的大舉搶糧進犯，遭我痛擊後，已紛紛回竄。全區各邊沿地區的護糧戰，現正猛烈展開。

晉察冀解放軍攻克石家莊後，各地蔣匪極爲惶恐，我地方武裝及民兵均正普遍出擊。自上月初至本月十五日，已殲敵五千餘名，先後攻克雄縣、容城、新鎮、霸縣（雄、霸兩縣城復爲蔣匪侵佔）等四城及松林店等重要據點數十處，並二度襲入平南六十里之禮賢平地兩重鎮，一度襲入津北十餘里之與家嘴據點，全部破除平漢綫涿縣至高碑店段鐵路，斷絕平保交通，使平津保三地蔣匪極爲震恐。現我游擊戰爭正在平津保三角地帶猛烈展開。同時，察北方面，我騎兵部隊經三月奮戰，攻克蒙漢貿易重鎮哈巴嘎，建立百餘村鎮擁有萬餘人口的草原游擊根據地，當地羣衆現已開始實行土地改革。

西北解放軍於十三日至十五日擊潰增援榆林之馬鴻逵匪部之戰，經查明，共殲敵四千二百餘名，生俘正副團長及營長九名。

東北我地方兵團自十日至十七日三戰康平，連續擊收三度侵入該城之蔣匪新六軍一六九師一部，確保該城，斃敵團長以下百餘，俘三百餘。

總計本週所發表解放軍攻克之縣城，爲：鎮平、泌陽、唐河、山陽、鎮安、盧氏、沛縣、魚台、邳縣、嶧縣、膠縣、康平等十二座及棗莊、饒門集等重鎮。

嚴冬降臨寒風凜冽
蔣區人民飢寒交迫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據各方報導：嚴冬降臨，在蔣家匪幫反人民罪惡統治下，蔣區廣大人民已陷於貧苦凍餓。遂省各縣級學校教師，因欠薪三四個月，均被迫停課。飢寒擊中，瀋市日前竟發生一悲喜劇，某機關夫婦在途中突有人追上強行搶奪，將該夫婦皮包奪去後，經翻檢全係公文，即逼迫要錢，該職員持僅有六萬元交出，其妻着急高嚷：「錢都給他，明天買菜怎麼辦？」該行劫人遂送還二千元，並聲言：「我還是業餘工作，太對不起。」蔣匪瀋陽市長金鎮亦供認：「此種業餘強盜極多。」由於煤荒嚴重，瀋陽以北各城市內外樹木早被燒光，現正拆屋取柴。長春煤價每噸已達流通券二十八萬元。

天津普通白布與藍布均漲到萬餘元一尺，棉花四萬二千元一斤，一套普通棉衣手工費需二十來萬元，做一套普通棉衣至少亦需六七十萬元以上，一般市民及公教人員，均爲冬衣發愁。天津全市一百六十多萬居民中，有三十萬人赤貧如洗，飢寒交迫，甚至有食草根樹皮者。太原據統計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已與白麵絕緣，大多數雖有隔宿之糧，兩餐能應付裕如者極少。大同一間小房屋租，索價七、八萬元，且非銀元付租不可，市上千餘家商店，每天勉強支持門面，晚上結賬很少夠一天的開銷。蔣匪當局雖然不准商號歇業，但大街上店門滿貼「清理賬目，停止營業」的紅紙條。

長江沿岸之蕪湖，因缺煤，自上月二十三日起，被迫白天停電，且晚間用電亦僅能維持到月底。該鎮裕中紗廠、全新麵粉廠、自來水廠、火柴廠以及許多碾米廠，均已被迫停工。產米豐庶之安慶，上月十六日米價每石漲到四十四萬元，人民原來難以維持生活，蔣匪當局每日又強徵民伕四千人及就地徵集工料，以加重人民飢餓。

昆明大街小巷時有餓屍發現，上月十日，僅即於街青年會邊一地，即有六具之多。十二日起，北風凜冽中，倒斃馬路上無家可歸奄奄一息之飢餓者，益形增多。滇省馬龍縣有張光明者，年三十餘歲，日前因感無法生活，攜其子前往川滇鐵路僅築成一段上之雞頭村臥軌自殺，被碾成兩段。湘西南廣大貧窮鄉村人民，在蒙受深重「蔣災」，在飢餓困頓中，鼠疫惡性病又乘虛而入，僅石屏縣屬之大窩水城等村落，染病已死亡者達三百餘人，後死者已無棺可斂。該縣蔣匪御用參議會亦供稱：全縣各鄉村呻吟床榻，貧病交迫，無醫治而臥以待斃者，有數千餘人。

郵政通告
一、為防止地主轉移財產，經由郵局轉運底財計，茲規定今後不論地主、幹部、羣衆交各地郵局郵寄之包裹、[illegible]
日報所登郵政通告中，規定[illegible]自實行以來，[illegible]

維辛斯基宣佈
蘇聯希望蘇美民主合作
反動派必將被運入歷史的垃圾堆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據塔斯社莫斯科十九日訊：在美蘇友誼協會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宴會上，維辛斯基曾發表動人演說，暢談美蘇關係。演說的結語有力稱：「不論反動派如何努力，他們的勾當將永不能獲勝，他們的命運已經被歷史註定了，但願他們被馬車運到歷史的垃圾堆去，並且愈快愈好」。演說開始時，維辛斯基以生動的口才，描繪蘇聯的誕生、發展與壯大的歷史。他回憶反動勢力起初如何不承認蘇聯的產生是合法的，過後又希望這個孩子會很快死掉，並且愈快愈好，但是這個孩子逐漸長大，逐漸健壯，有着玫瑰色的雙頰，而且逐漸開始表現他的強大了，於是反動勢力就組織了十四國武裝干涉的聯盟，現在的杜勒斯、邱吉爾都是其中的積極份子。維辛斯基幽默而辭正地說：「應該完全坦白而又非常抱歉地說，美國軍隊也在這些干涉者中，他們曾經到了海參崴和摩爾曼斯克，不用說，他們在那裏並不是為了跳狐步舞。我們很清楚地記住這點，我們所有的朋友都同樣清楚地記住了這一點，我想他們像我們一樣，將不允許美國兵再踏到我國領土上。自然，我對英國干涉軍也作這種願望。但我，現在並不這樣做，等我到倫敦時，再說，但我應當提出這點，特別因為戴高樂在號召組織英美法的新十字軍，法國也相信她自己在反蘇十字軍中也能夠有用處了。」至此，維辛斯基敍述蘇聯的敵人在當時如何對蘇聯施行壓力，實行蠻橫政策，雖然那時候蘇聯正處在混亂中，鄧尼金、高爾察克與烏蘭格爾等沙皇軍隊，在資本家、貴族與外國干涉者支援下，正由內部攻打蘇俄，可是儘管當時他們的條件比現在要有利得多，他們終於遭受了可恥的失敗，這就是當時許多國家，包括胡佛總統時代的美國在內，對蘇實行強硬政策的結果。維辛斯基又指出一九三三年美蘇之恢復邦交，美國反動派也是反對的，即在現在，以赫斯特之流為代表的反動派，仍在圖破壞兩國外交關係。「我們了解美國政策之目的，在於破壞蘇聯及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美國及追隨着美國的西方各國之間的合作，例如最近杜勒斯代表美國政府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聲明」，杜勒斯在大會上儼然以主子口氣說：「德黑蘭、雅爾塔、波茨頓會議的制度，將一去不復返了。」維辛斯基評論說：「杜勒斯的聲明，就是否認合作，這個聲明，就是企圖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世界所走的道路，其結果就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世界大戰，是出於侵略國家進行戰爭準備而產生的。希特勒是受了慕尼黑份子的鼓勵的，關於摧毀希特勒這個野獸巢穴，美國反動派認為是做錯了，這可以用美國的外交政策作證，這政策的目的，即在恢復德國重工業。維辛斯基斥責美英現在所做的事情是破壞波茨頓協議，保持和加強法西斯主義殘餘，他說：「違反波茨頓決定，不去清算卡特爾、托拉斯，反而恢復和加強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利用德國，實現一種確定的計劃，以便在將來有必要時，再用它東媾。」維辛斯基宣佈蘇聯所希望的，是以民主原則、互相尊重以及照顧相互利益為基礎的合作，而反對馬和騎馬者間的合作，不願意做馬讓別人騎，也不願作騎馬者騎別人。最後，維辛斯基指出新的戰爭挑撥者不僅在武器上，而且正在思想上作戰爭準備，美國反動派的宣傳，正在迫使輿論轉向反蘇。因此，維辛斯基認為目下美英人民為和平與為加強對蘇友誼的努力，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這個工作，結果會造成忠誠和愛好眞理的人民先遣。

四外長會議開幕
美英集團陰謀分裂德國

（綜合報導）正當四歐政治經濟危機緊張之時，討論德奧和約的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會議廿五日在倫敦開幕，蘇美英法三國代表團先後至英。討論雖尚未開始，但種種事實說明，美英帝國主義集團已決心破壞波茨頓雅爾塔會議關於德國問題的協定，由此將使會議充滿重重困難。事先交換意見的四外長助理會議，自六日至二十二日開會的兩週程序，沒有獲得任何協議，甚至對外長會議的程序，亦因美英堅持先討論奧國和約而未決定。馬歇爾當其啟程赴會前，於十九日在芝加哥發表演說，竟大肆詆毀蘇聯，並表明其一意孤行分裂德國的意圖，他妄謂美國扶植德國法西斯用以侵略歐洲的行動「顯然和歐洲利益不謀而合」，並露骨表示：「沒有德國生產的恢復，就不能恢復歐洲的經濟」，甚至公然主張把德國造成一個分裂的「德國聯邦」。在該演說中，他又毫不隱諱的承認：「自一九四五年夏季以來，美國政府的目標和大部份美國報紙的態度，確實是仇恨蘇聯的」，但把責任諉之於「蘇聯挑撥」。他對歐洲的陰謀，堅決不移，於二十日直言指出美英對德國問題的陰謀，已經愈演愈烈，力圖在西部德國組織傀儡政府，並與之單獨締結和約，以作為帝國主義好戰份子進行擴張侵略的強力據點。

意社會黨
決加强與意共合作
號召建立民主勢力廣大陣綫

（羅馬訊）意社會黨在建立民主勢力新陣綫中，決加强與共產黨之合作，並號召各地成立「人民民主陣綫委員會」。社會黨書記巴蘇，在最近召開的該黨中央委員會全會上作政治報告時，宣佈該黨目前黨員數達九十萬人。巴蘇在全會上提出「成立為意大利新民主主義而鬥爭的廣泛陣綫」，以及「人民參加國家行政與經濟的管理」，作為該黨在未來的政治鬥爭中的主要任務。巴蘇力稱：這一陣綫不應只是選舉聯盟的性質，也不應局限於各領袖間的協議，為了要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實現其持久的影響，並在其中起領導作用，這個陣綫將在各地付諸實現。全會通過決議，批准該黨領導機關，有主動權將關懷保衛共和國和民主以及挽救國民經濟的一切政治與社會勢力，容納入這一陣綫，從而進一步擴大社會黨與共產黨聯合行動的協定。決議亦批准巴蘇代表該黨領導機關提出的建議，在今年底召開黨的緊急大會，為了黨的當前迫切任務「成立民主勢力廣大陣綫」而動員該黨黨員。決議並號召該黨所在地方支部，應成立有各進步的政治團體工會、文化、輿論、婦女、青年及游擊隊員聯盟，退伍軍人聯盟等代表參加的「人民民主陣綫委員會」。

悼僱工劉五斤同志

犖克

十月四日的早飯後，雨越下越大，已變成連陰三天了，十六歲的僱工劉五斤同志，還是照常穿着他那一夏不離身的破爛白單衣，在街上跑着召集貧僱農開會，陳村鬥爭地主大會翻身近一月了，每次的會小會總少不了五斤參加，五斤雖然人小，但幹什麼事情卻總在先，今年四月反奸翻身中他自動參加了民兵，這次土地改革中他又拿着步槍日以繼夜輪流看守着全村扣押的地主。四日的早飯後僱農開會召集起了全村的民兵看守地主，就自動到村民兵保地的方，不幸被守地主的民兵五斤背着的槍走火打死了，我們輕與世長辭了。

五斤活了十六歲，就有十六年的痛苦；五斤生到世上就趕着村的一個貧農家裏，父親因久病無力勞動，無法維持家中生活，八歲的五斤就跟他父母倆依靠着兩個手，把一小塊地常是收不上糧食，冬天上山拾柴，揹到川裏賣了換得一點玉茭子，只夠熬糊糊喝。十二歲時父母倆批去口，他又要照顧母親，一孔窰出只好，他又要設法埋葬父親。每天苦着看，父親死後地母親兩行淚流，看着一雙紅眼的見子五斤着看那底，怎能還年紀短小的五斤活，還養不到。有一以拾柴、打山上天狼的父親的五斤，那到小小的許多家，不不能他娘的名字，川叫他斤，別的人好到他們家五斤給家的斤，五斤的從他們回來人看到了十顆石子，姥姥母親山上沒有，拾柴見到了不見其了五斤，他叫着哭了，過來，將五斤被流，親戚指使人去餵飼[illegible]

他的父親，這時失掉了父親到了他家，開始的五斤就到了僱工生活。五斤當成了他的舅家的外甥，可是五斤舅家並未將他當人看，早晚的喂牲口、擔水、掃院子全是五斤的事，每天起一個長工的活，[illegible]

「大家帮助你抬！」

張毛孩

貧農陳白凍，家住嵐縣陳家營。父親手裏指本村地主陳潤來大烟三兩，折銅錢六吊；過年時又買了地主豬一口。五年以後，利滾利成了二十五吊銅錢。當時陳潤來看上了白凍的八間房子，立逼要錢。白凍無奈要賣房子，地主不允他賣給別人，於是白凍父子忍氣吞聲將五間正房給地主寫了死契。可是地主有兩座大院子呀！可惡的陳潤來將「買」來的五間房子作了「明堊」處，把三付裝死人的棺木，停放在房裏，一驚不放了二十多年。白凍幾次催他埋，陳潤來不但不理，反把白凍從他唯有的三間四房裏趕跑，一直到現在。

十月初土改工作團到該村讀「告農民書」，僱貧農熱烈擁護，在研究如何打垮地主時，陳白凍將地主放出的事情說出。他說：「人家地主有清房（大房）的死人不放，就是壓迫咱窮人，現在我要把狗日的死人抬出去！」在場的窮人人一個都恨地主，為他撐腰，一齊說：「大家幫你抬去！再不讓他壓迫欺侮了。」陳紅則說：「咱不管他家人父子，地主就是咱們的敵人，咱農民是一家人，把狗日的死人給揚（拋）了吧。」農民們立即到白凍家把三個死人抬出拋在水渠裏，把霸佔二十多年的五間房子也收了回來。

滿熬老婆的哭訴

唯史

秋家莊六十二歲的貧苦的滿熬老婆，在爭地主的大會上，從婦女羣中擠出來，指伸出的尖錐似的指向地主長的臉：我老漢花了五塊白洋買的一根丈八長的財主家，你霸得去不給我，你地主家騙我棺材，「家家」長地出來！跪下！事了沒……滿熬老婆高呼：「長！地長有的我了，沒……」滿熬老婆：「我老婆將屁股向前移了一步，繼續天的石頭你說要搭豬圈兩個毛驢了，後來我的房子塌了，求你，數拿去……回也沒去說話也沒說了一句。你就滿熬老婆又轉向窰子上的地主拉弟：「拉弟

……我上你訂開你的親，你該知道！我大閨女十一歲上訂親，九歲上是死的時候，八歲的兒子，你鷄吃飯，你來提着地主，你硬叫我的孩兒們……下兩個毛驢你你要穿這好鬼，命，你短命鬼，你桶着來我鬼…… 你就嚷命不短，「你命短！」當我的事往日都說的我看心就這樣哭了……你們遭罪說，老婆都穿射着地，主將瞪眼睛氣憤的，這下那幾滿熬溜兒得氣哭……

……你……老婆天就一死，你害了，我的鬼家說！我弟拉，十一個女女上命命，我短……哭，呀你短命的……大你十一歲的閨女姪女又短命……拉麥，編然準備放劑……說是……

了？你回來把秋家莊的一隻羊，一石麥子，一石麥子是我的……我的一石麥子，……上我鎖了地響午……人家鋤了廿八畝地的……下了我！你不出去，短命鬼……要了上日本人那裏送你……這短命鬼，惡霸地主，我……天要報仇！」全場羣衆也都氣憤的向地主……滿熬老婆一起，行了復仇清算。

你叔叔將這兩個牲口指上，丟了就不說了，如丟不了就算成你的。」五斤信以為真，就接收了。某支這份差事，二十天的差事完了，一句話到陳村上，姜某未說完就回自己槽上，門就將牲口仍拉回自己槽上，上了一地主的當，五斤知道白受了一回冤枉苦，但在那時候，五斤仍是敢怒而不敢言。

五斤同志！你死的年輕，死後，都哭着說：大家看到你死的太早，可惜的太可惜了！十六年苦，都為你的死，全村的僱工都為你哭，全村的農民在向你結的一致的聯合，陳三娃、姜誓的伙伴，劉秋佐同志都積憤的提出，在你的死後，鬥爭地主堅決，為五斤同志報仇！現在全村農民正在堅決消滅地主階級。

